

# 番石榴飘香

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著

林一安译

文化生活译丛

XVIII

# 番石榴飘香

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著

林一安译

文化生活译丛

XVIII

番石榴飘香

FANSHILIU PIAO XIANG

(哥伦比亚)

加·加西亚·马尔克斯  
普利尼奥·阿·门多萨 著  
林一安译

Plinio A. Mendoza  
EL OLOR DE LA  
GUAYABA

conversaciones con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Bruguera,  
1983, 2 edición

787×1092毫米32开本

6.25印张 91,000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60,001-20,000

书号10002·101

定价1.20元

文化生活译丛

XVIII

刊行者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 译者前言

本书是当代哥伦比亚著名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另一位哥伦比亚作家兼记者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的谈话录。这部谈话录共十四章（其中第一、第四、第七和第十章系门多萨撰写），具体、生动而详尽地叙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平、文学修养、创作实践和社会活动。这位蜚声世界文坛的杰出作家，通过侃侃而谈的对话，向读者介绍了他最初的文学训练、所受的文学影响、对自己作品的剖析以及对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解释；作家还阐述了在自己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如何

博采众长，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和创新；如何以提醒拉丁美洲公众牢记历史为职责，刻意反映拉丁美洲的历史嬗变、社会现实及浇漓世风。

这些来自拉丁美洲本土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出自作家本人之口的材料，可能跟一些文学评论家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很简单：对于自己的作品，作家比评论家更了解个中甘苦。读这些背景材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这位拉丁美洲文学巨匠的创作初衷、他对文学素材的发现和撷取、他感知现实的角度、他的社会责任感、他获取成功的经验，甚至他对某些人物或事件的影射或隐喻。

作家将谈话录题名为《番石榴飘香》，亦颇具匠心。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话录中说，精选素材有可能加工提炼出番石榴的香味。这是一个极富拉丁美洲特色的比喻：番石榴系拉丁美洲一常绿灌木，其果实呈球形或卵形，外皮鹅黄，大小若核桃，香味浓郁，可供鲜食或制果汁、果冻、果酱。文学作品亦然，只有经过提炼加工，文学素材才能成为艺术品；文学家只有经过刻苦的、锲而不舍的实践，才有希望登上艺术高峰。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Gabriel Gar-

cia Márquez)是当代拉丁美洲文坛的杰出代表。1927年3月6日,他出生于哥伦比亚马格达雷纳省一个依山傍海的小城镇阿拉卡塔卡。父亲是个电报报务员兼顺势疗法医生(相当于我国的中医)<sup>①</sup>。他自小在外祖父家中长大。外祖父曾经当过上校军官,性格善良、倔强,思想比较激进;外祖母博古通今,善讲神话传说及鬼怪故事,这对作家日后的文学创作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十三岁时,他迁居首都波哥大,就读于教会学校。十八岁,入国立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并加入自由党。1948年,哥伦比亚发生内战,保守党与自由党互相残杀,全国大乱,他只得中途辍学。不久,他进入报界,任《观察家报》记者,同时从事文学创作。1954年起,任该报驻欧洲记者。1961年起,任古巴拉丁社记者。1961年至1967年,侨居墨西哥,从事文学、新闻和电影工作。197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称号,1972年获拉丁美洲文学最高奖——委内瑞拉加列戈斯文学奖,1982年获诺贝尔文

---

① 据哥伦比亚《万花筒》周刊1985年12月16日披露,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是非婚生子,不愿袭用其父本姓马丁内斯,而改用其母姓加西亚,所以,这位电报报务员的儿子、今日的大作家也就以加西亚·马尔克斯而名扬天下了。其实,如恢复其本姓,应为马丁内斯·马尔克斯或简称马丁内斯。

学奖及哥伦比亚语言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主要特色是幻想与现实的巧妙结合，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其代表作《百年孤独》(1967)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通过革命军总司令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一家七代人的经历，描绘了加勒比海沿岸某国小城镇马贡多从荒漠的沼泽地上兴起到最后被一阵旋风卷走，布恩地亚家族的最后一代被蚂蚁吃掉，以至完全消亡的一百年历史演变过程。该书描写的历史长、人物多、场面大，堪称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世界文学巨著。1975年，另一重要作品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问世。作家运用“多人称独白”叙述主人公暴君尼卡诺尔的身世，以夸张虚构、嘲讽挖苦的笔调，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当权二百来年的暴君形象，抨击了拉丁美洲的独裁统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爱在霍乱蔓延时》(1985)，中篇小说《枯枝败叶》(1955)、《恶时辰》(1961)、《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短篇小说集《蓝宝石般的眼睛》(1955)、《格兰德大妈的葬礼》(1962)和电影文学剧本《绑架》(1984)等。

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 (Plinio Apuleyo Mendoza, 1932—)是哥伦比亚著名传记小说家兼

记者。与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共过事，私交颇深。他曾在委内瑞拉的《埃利特》周刊及《现代》周刊、哥伦比亚的《自由行动》及《文汇》杂志、法国的《自由》杂志中担任领导职务。著有短篇小说集《逃兵》（1974）、长篇小说《逃亡岁月》（1979）、传记文学作品《火与冰》（1985）等。1979年曾获哥伦比亚国家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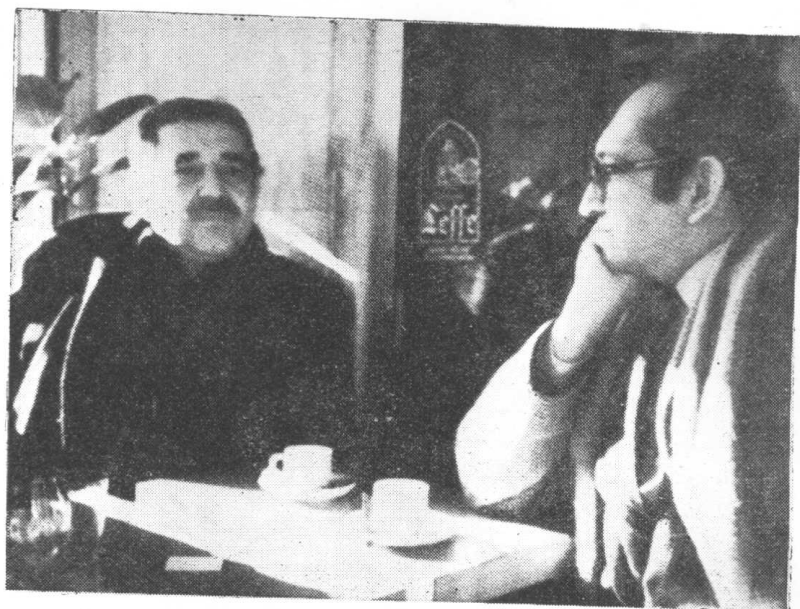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是一个深孚众望的杰出作家，而且还是一位积极活跃、颇得民心的社会活动家。他始终为在拉丁美洲实现和平和安定而四处奔波。他充分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作家的职责在于提醒公众牢记容易被遗忘的历史。他认为，这就是作家的革命责任。因此，他本人在社会实践中几经磨炼的笔锋无不紧紧围绕重大的历史的和现实的题材而奋力疾书。同时，他也努力探索从各个角度、尝试运用并革新各种流派的艺术手法，多层次地创作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艺术技巧日趋圆熟的文学作品。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毕竟不是完人；由于作家的世界观及阶级立场的局限，他也当然还有迷信、宿命论等许多错误观点以及对世界政治人物和局势的并不一定正确的理解。正如对任何作家（无论是无产阶级作家还是资产阶级作家）都不能求全责备一样，我们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一位对世界文



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作家，应该、而且也必须采取一视同仁和一分为二的宽宏态度。

本书据西班牙布鲁格拉出版社1983年1月第二版本译出。译文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简称为“马”，门多萨简称为“门”。

1986年3月16日，北京



加西亚·马尔克斯(左)和门多萨 1981 年于巴黎

# 目 录

译者前言 .....	1
渊源 .....	1
家人和亲友 .....	14
谈写作 .....	30
修养 .....	50
读物及影响 .....	64
作品 .....	76
等待 .....	91
《百年孤独》 .....	103
《家长的没落》 .....	115
今日 .....	131
政治 .....	142
妇女 .....	155
迷信 怪癖 爱好 .....	166
声誉和盛名 .....	177

# 渊 源

每天上午十一点钟光景，一列火车穿过广袤的香蕉种植园，准时抵达镇上。人们日后一定会记得，那是一列颜色发黄的、粘满尘土的、裹在一片令人窒息的烟雾之中的火车。紧挨着铁路，满载着一串串青香蕉的牛车在尘土飞扬的小道上缓慢地行进。气候炎热潮湿。火车抵镇时，酷热难挡，在车站等候的妇女们一个个都打开色彩缤纷的阳伞以抵御炎日的炙烤。

一等车厢配备有柳条座椅，而短工们乘坐的三等车厢就只有硬邦邦的木制靠背椅了。有时候，这种列车还会挂上一节安着蓝色玻璃窗、装有冷气设备的车厢，专供香蕉公司的高级

职员享用。从这节车厢走下来的乘客，跟那个镇子的大街上熙来攘往的人可不一样，他们的衣服穿戴不同，肤色不象镇上人芥末似的灰黄，神情也没有那么疲惫。他们一个个红头涨脸，活象虾米似的；头发金黄，体格健壮。他们头戴夏威夷式软木遮阳帽，打着绑腿，仿佛探险家一般。他们把老婆也带来了，这些娘儿们娇滴滴的，穿着轻柔的薄洋纱服装，一副惊奇的模样。

“他们都是美国佬。”他<sup>①</sup>外祖父告诉他。老人当过上校军官，他讲这番话时隐含鄙夷不屑的神情。对于所有的外来户，这个镇子的老住户都是采取同样的蔑视态度的。

当加夫列尔降临人间的时候，数年前曾在这一带轰动一时的“香蕉热”还留有一点儿余温。阿拉卡塔卡仿佛遥远的西部地区的一个小镇，这不仅可以从它的火车、老式的木头房子以及熙熙攘攘和尘土飞扬的街道看出来，而且还因为它有着神话和传说故事：大约还是在1910年光景，早在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浓荫蔽日的香蕉种植园的腹地安营扎寨之前，这个镇子就已经有过一段光辉和富饶的历史了。那年月，真是挥金如土啊。据说，达官权贵和巨商富贾们一面欣赏着裸

---

<sup>①</sup> 指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体女人跳昆比亚舞<sup>①</sup>，一面用钞票点火抽烟。

诸如此类的传说把大批冒险家和妓女一窝蜂似的吸引到哥伦比亚北部沿海地区的这一偏僻的小镇上来了。“垃圾里有独身女郎，也有男子汉。男人们把骡子拴在旅店的木桩上，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大不了是一只木箱或一卷儿衣服。”<sup>②</sup>

外祖母堂娜·特兰基利娜出身于镇上一个历史最为悠久的家庭。对她来说，“由众多的陌生面孔、大道上支起的帐篷、在当街更换衣服的男人、张着雨伞端坐在箱笼上的妇女以及被丢弃而饿死在旅店的马厩里的骡子所形成的那场狂风暴雨”<sup>③</sup>，只是一堆“枯枝败叶”，也就是说，是香蕉财富给阿拉卡塔卡留下的一堆人类渣滓。

外祖母掌管着这个家。加夫列尔日后一定会回想起来，这个家是一幢偌大而古老的建筑，有着一个院子，每到炎热难挡的夜晚，便飘逸出素馨花的阵阵幽香；还有许许多多的房间，有时候，还可以听到死人亡灵在里面轻轻叹息。堂娜·特兰基利娜一家来自瓜

---

① 哥伦比亚一种民间舞蹈。

② 引自《枯枝败叶》。

③ 转引自上述小说。

希拉<sup>①</sup>，那是一块满是砂地的半岛，印第安人、走私贩和巫师比比皆是。对外祖母来说，生者与死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鬼怪神奇的故事一经她娓娓道来，便轻松平凡，仿佛聊家常似的。她身材瘦小然而结实，长着一双迷人的蓝色大眼睛。后来，她渐渐老了，眼睛也失明了，那条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界限也就越来越脆弱了，所以，她最后是一面跟死人讲着话，倾听着他们的怨言、叹息和哭声，一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每当夜晚（那是令人窒息的热带夜晚，洋溢着浓郁的晚香玉和素馨的芬芳以及唧唧虫声）骤然降临这个家庭，外祖母就让当时只有五岁的加夫列尔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听她讲在家里走动的游魂：佩特拉姨妈、拉萨罗舅舅，还有玛加丽塔姨妈。玛加丽塔·马尔克斯姨妈早就死了，死时还非常年青，非常漂亮。全家整整有两代人都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她。“你要是敢动，”外祖母对外孙说，“在自己房间里的佩特拉姨妈或拉萨罗舅舅就要来了。”

（在几乎五十年之后的今天，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罗马或曼谷的旅馆里半夜醒来，仍然会多少感受

---

① 瓜希拉，哥伦比亚北部半岛名。此外，该国境内尚有同名的省份及城市。

到他童年时代的这个恐怖：在冥冥之中的死魂渐渐逼近过来。)

其实，他童年时代居住的那幢房子并不是他父母的，而是他外祖父母的。这是促使他从小就进入大人的圈子的非常特殊的条件，大人们对于往昔岁月中爆发的战争、贫困和极盛时期有着极其丰富的记忆。他的母亲路易莎是全镇最漂亮的一位姑娘，她是马尔克斯上校(一位深受全镇尊敬、参加过内战的老军人)的女儿，受过严格而体面的(当然是完全按照西班牙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是这个地区的老式家庭所特有的，所以跟外乡人或外来户格格不入。

一天下午，一个小伙子，全然不顾这条鸿沟，镇静地然而礼貌地来向路易莎求婚了。他正是这个家庭对之心存疑虑的一个外来户。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是在放弃了他在卡塔赫纳<sup>①</sup>大学医学系的学业之后，作为一名电报报务员来到阿拉卡塔卡的。他没有钱念完大学，只得拿定主意谋取一个公务员的差使，然后成家立业。他把全镇所有的姑娘都细细考虑了一遍，最后决定向路易莎·马尔克斯求婚，因为她端庄美丽，而且家庭名声也好。就这样，他毅然登门求亲，

---

① 卡塔赫纳，哥伦比亚地名，在该国西北部。



态度异常坚决；而事先，却没有向姑娘说过或写过一句爱慕的话。然而这却遭到了全家的反对：路易莎不能和一个报务员结婚。这个报务员是博利瓦尔省人，这个省的人心眼儿死板，举止随便，跟上校以及他的家庭的气质和秉性可不一样。更为糟糕的是，加西亚是保守党，而上校一生，有时甚至还拿起武器，是反对这个党派的。

为了和这个求婚者保持一段距离，路易莎由母亲带着，被送到别的省份和边远的城市作长途旅行。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无论在哪个城市，总有电报局，而报务员们总是帮他们在阿拉卡塔卡的那位同行的忙，总是设法把他用莫尔斯电码拍来的倾诉爱情的电报送到姑娘手里。不管姑娘走到哪儿，电报总是跟到哪儿，就好象黄蝴蝶总是缠着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打转转一样<sup>①</sup>。报务员如此情真意切，马尔克斯一家也只好让步了。婚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路易莎去里奥阿恰<sup>②</sup>定居。那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一座古老的都市，昔日常受海盗的骚扰。

由于上校的要求，路易莎在阿拉卡塔卡生下了她第一个孩子。也许是为了消除因为和报务员结婚而引

① 《百年孤独》一书中的情节。

② 哥伦比亚北部城市。